

二三事

王大米 2019-09-21
09:27

1949年拍的片子重新做成纪录片，真是最有诚意的国庆献礼。

许久没有经营我的老人日记，总感觉没有文字概括我的生活就像不存在一样。

前几天朋友住院，在夜晚的凉意中飘荡了一夜，听到产房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，好像生活也被重新刷新了一遍。

周四去听北大的文学批评课，大概30多平方的教室，围坐了将近五十号人。讨论课。老师坐在角落，一个批评人一个评议人，讲完底下继续补充讨论，气氛很浓烈。教室一面墙都是窗，窗外有一颗很高的树，像是几米漫画里那只守在城市建筑物旁的兔子或熊。

这次课评讲人几乎都是男生，都十分有想法。每当你被一个人说服的时候，下一个人又可以轻易地点出其中漏洞。总之是做了一场艰难的思想体操。他们让我看到文学的外转向依旧在进行，文化政治的思索从来没有被学者们放弃，所谓的现代主义，华语文学在国际社会的丰富阐释，仍旧在进行着。

课后认识了研一的学生，本科居然是人大的，谈起杨老师的课也是一顿夸赞。

再靠前的日子，看到一个人类学家在研究父母怀孩子时候的想法，很有可能会对孩子有深远的影响，于是在我自己身上做了个小小的实验。

问父亲：你们怀我的时候天天在想啥？

答：想钱。

好像也不是没有想法。

再问：那怀妹妹呢？

答：想着这次可得生个弟弟。

妹妹好惨。

继续问（不好意思我家孩子多）：那弟弟？

答：想着不得了了，孩子那么多，得好好赚钱。

有一次去医院美容科翻译，到了医院问看门大伯，美容科怎么走。

阿伯说，直走左转就是。转念一想，“姑娘，你不需要再减肥了。”

常常被陌生人的这样一两句话给暖到。

最近很想出去走走。想和朋友一起迈过艰苦的路去看风景。以前旅游很折腾自己，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疲劳都过去了，就只剩下某个时刻在某一特定空间所思所想。这种感觉很让人着迷。就像三年前德国朋友有一回说的那样，处在此时此地的我和你一个中国人在聊天，可谁知道两三年后的某一个瞬间我会是在什么地方，和谁说话，过着怎样的生活呢。